



海外名家诗丛

hai wai ming jia
shi cong

拜伦诗选

骆继光 温晓红 译

4

BAI LUN
SHI XUAN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年10月

拜伦诗选

拜伦诗选

——

BAI LUN
SHI XUAN

上海译文出版社

海外名家诗丛

hai waimingjia

shi cong



拜伦诗选

骆继光 译
温晓红

花山文艺出版社

海外名家诗丛

拜伦诗选

骆继光 温晓红 译

责任编辑：兰小宁

装帧设计：宋丕胜

美术编辑：李文侠

责任校对：李春月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102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0.125 印张 176 千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13.00元

ISBN 7-80611-452-1/I·441

目 录

抒情短诗

- | | |
|----|---------------|
| 3 | 悼念一位淑女之死 |
| 5 | 勒钦伊盖 |
| 8 | 写给一位女士 |
| 10 | 我愿作无忧无虑的小孩 |
| 13 | 我们俩分手的时候 |
| 15 | 赠一位少年时的朋友 |
| 20 | 你幸福就好 |
| 23 | 在马耳他一本纪念册上的题词 |
| 24 | 雅典的少女 |
| 26 | 再一番挣扎 |
| 29 | 安恬之死 |
| 32 | 她走在美的光彩中 |
| 34 | 耶弗他之女 |
| 36 | 我见过你哭 |
| 37 | 伯沙撒所见异象 |
| 40 | 诀别词 |
| 44 | 给奥古丝塔的诗章〔其一〕 |

- 47 给奥古丝塔的诗章〔其二〕
50 卢德派之歌
52 本国既没有自由可争取
53 今天我满三十六岁

长诗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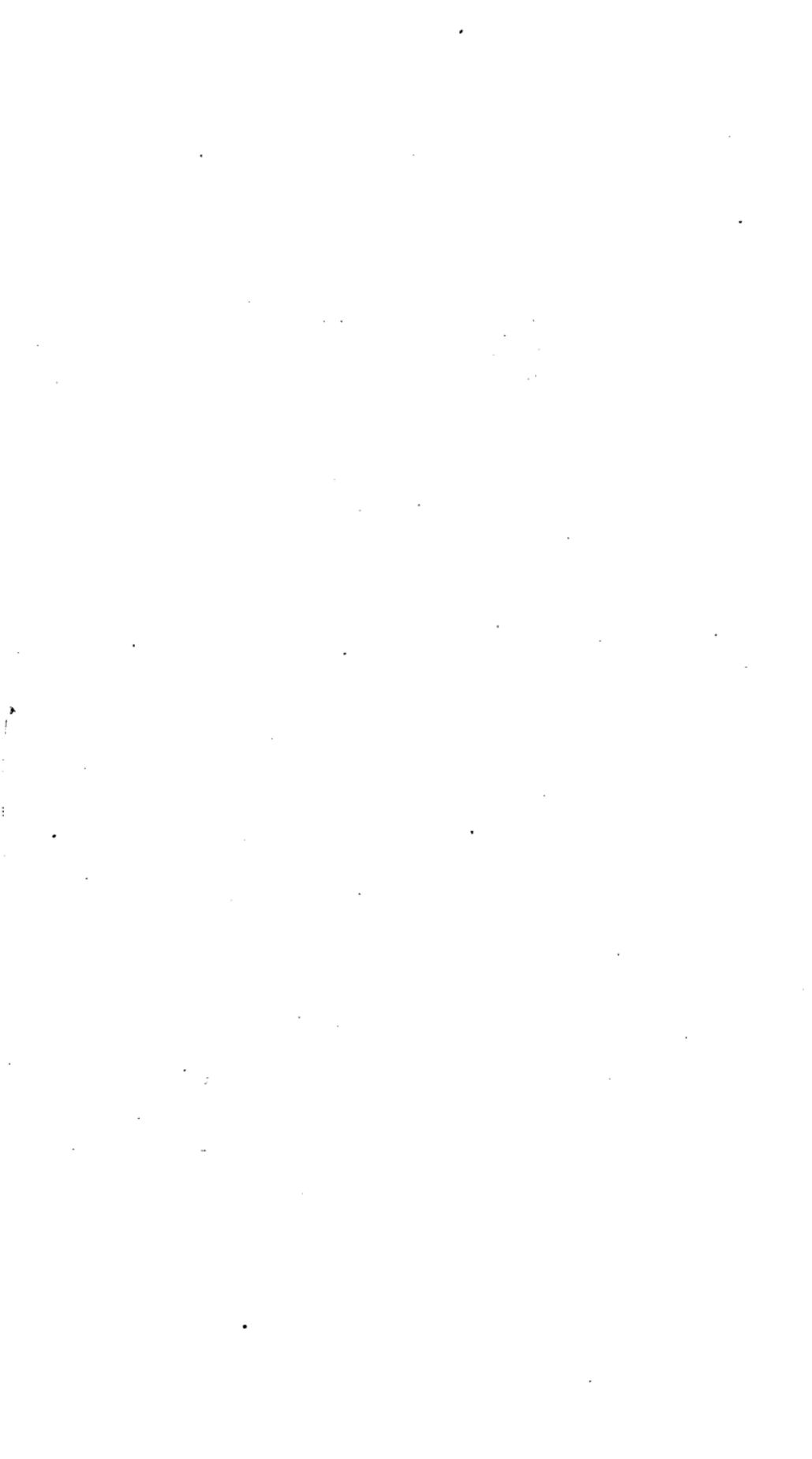
- 59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
83 贝波
95 科林斯的浩劫
112 锡雍的囚徒
121 审判的幻景
137 爱尔兰天神下凡
144 唐璜

312 拜伦年谱
319 译者后记



抒情短诗







悼念一位淑女之死^①

(她是作者最亲近的表姊)

晚风沉寂夜已静，
林间微风无；
归扫玛格丽特坟茔，
花献钟爱之尘土。

狭小墓穴卧身躯，
当年芳华吐；
如今死神攫她去，
天年岂被丽质赎！

哦！死神若仁慈，

① 该诗是现存拜伦诗歌中最早的一首。1802年作者14岁时所作。





上苍撒裁决；
悼者不必诉哀思，
诗神无须赞莹洁。

为何恸？其魂已高翔，
凌越于苍穹；
天使领路入闺房，
“德行”赢来乐无穷。

可容凡人责上苍，
如痴斥天意？
骄狂妄想已远飏，
上帝意志岂能拒。

贞淑美德不能忘，
娇容忆如初；
一往深情热泪淌，
贤德丽质心田驻。





勒钦伊盖^①

去吧，美丽的景色，玫瑰的园圃！
你是富贵宠儿的遨游之处；
而我想往巉岩峻岭——白雪的归宿，
尽管它们早已为爱情和自由献出。
喀利多尼亚^②！我热爱你的山麓，
虽然雪封的山顶风云变幻，
没有徐流的泉水，但见飞泻的瀑布，
我仍怀念那幽暗的洛奇纳伽！

呵，我幼时的脚步常在此游荡，

① 勒钦伊盖（当地盖尔语称之为“洛奇纳伽”），为苏格兰北部一高峰。作者幼年曾在该峰附近住过。见本书的“拜伦年谱”。

② 喀利多尼亚，苏格兰的古称。





头戴贝雷帽，身穿花格呢外衣，
心中冥想久已逝去的酋长，
天天信步漫游松柯掩映的原野。
直到白昼收回它最后一丝余光，
北极星当空闪烁，我才回家；
因为古老故事勾起迷人的遐想，
是山民的传说——在幽暗的洛奇纳伽。

“仙逝的幽魂啊，难道我没有听到
暗夜狂啸的风声里，你们在呼叫？”
英雄的精魂一定是充满欢愉，
雄风不减地驰骋在故乡的山道。
当狂风大雪在洛奇纳伽会聚的时候，
冬寒便驾驭冰车巡幸天下；
阴云旋卷着我们祖先的身影，
在风暴里——在幽暗的洛奇纳伽。

“多么不幸呵，竟没有什么迹象
预示命运遗弃了勇士们的事业？”
啊，你们注定要在克洛登阵亡^①，
难道胜利用欢呼便可将你们酬谢？
总算有幸，在勃瑞玛岩洞，
你们与族人一起长眠地下；
高亢的风笛把你们的事迹传颂，

① 指 18 世纪中苏格兰人暴动被镇压一事。





山峦回荡着——在幽暗的洛奇纳伽！

洛奇纳伽啊，别后光阴似流水，
再度相逢几多时！
你虽没得到造物主繁花和绿荫的恩惠，
但却比阿尔比温^①的原野亲切几倍。
云游远方的山岳我感叹，
英格兰，你的景色过于温顺，优雅；
啊！我更眷念那粗犷险峻的岩峰，
那峥嵘的景色，那幽暗的洛奇纳伽！

① 阿尔比温，英格兰的古称。





写给一位女士

她将扎在头上的天鹅绒发带赠给作者

这条束过你金色秀发的发带，
已属于我，亲爱的姑娘！
这爱情的见证胜似天使的遗物，
令我永生难舍难忘！

呵，它时时刻刻贴着我的心，
紧紧地系着你我的魂；
它决不会与我再分离，
在墓中也是我的一部分。

我从你唇边采集的甘露，
也不如这发带珍贵；
吸吮甘露只能得到片刻的香甜，





美宴亦不过是短暂的快慰。

即使我们的生命日益消逝，
发带将唤起青春往事历历，
当记忆被爱情重新萌发，
爱情的叶子就会吐绿。

啊，你那缕缕金发，
恰似微波此伏彼起；
我凭着这一头秀发起誓：
宁肯失去世界，不愿失去你。

何须千梳百理，艳抹浓装，
你的额头自然容光焕发，
有如在镀金的地平线上，
无云天空中升起一片朝霞。





我愿做无忧无虑的小孩

我愿做无忧无虑的小孩，
栖身于广阔高原的洞穴：
在朦胧的旷野里游荡，
在蓝色的波浪上腾跃。
撒克逊浮华的繁文俗节，
正与我自由的意志相别。
坡道崎岖的山地令我眷念，
狂涛澎湃的巨石让我神悦。

命运呵，请收回丰饶的田地，
拿走这响亮的尊荣称号！
我厌恶看人们低三下四，
我厌恶被奴仆屈身照料。
让我回到我酷爱的地方，



◇◇◇◇
听岩石应和大海的呼啸；
那是我从小就熟悉的风光，
只求让我再次看到。

年少的我已经察觉，
这不是为我而设的世界；
啊！幽冥的暗影为何要覆盖，
覆盖世人向尘寰的辞别？
我也曾有过梦境中的辉煌，
那是极乐之乡神奇的幻觉；
现实！你何必用可憎的明亮，
把我引导到这样一个俗界。

爱情离我而去，
友谊早已终了；
如此的心灵怎不孤寂，
当原有的希望都已失掉。
虽有欢谑的友伴共举杯，
恶劣情怀只能是瞬间避回；
纵饮可使痴狂的灵魂振奋，
可心儿啊，依然孤独伤悲。

听他们高谈阔论多无聊：
这群人与我并不相干，
可门第、权势、财富或机运，
却拉我们筵前相见。